

SHOUNA XIYI

DE NHQIU

手拿 蜥蜴的 女囚

陈 仰 民 主 编



福建省图书馆资料室

手拿蜥蜴的女囚

• SHOUNA XIYI
DE NHQIU

I247.5
2907
3

• 陈仰民 主编

BK78128



B 454048



社

手拿蜥蜴的女囚

——中国法制文学丛书

陈仰民 主编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七二二八工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16.375印张 2插页 323千字

1987年11月第1版

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7,760

ISBN 7—80534—034—X/1·34

书号：10368·295 定价：2.95元

序 言

洁民 仰民

前几年克里斯蒂写的侦探小说在国内的流行，颇引起了一些人的不安，认为这种非文学的潮流浸入了庄严的纯文学领域，诱惑了不少纯文学的读者，使人们迷醉于犯罪者的活动及其被侦破的结局中，这类作品，不论是对人们的思想或审美意识都无裨益。经过这几年，此说已渐渐不能成立：克里斯蒂的作品虽然日渐消失，却代之以国内的数量更大的侦破小说的创作，而且读者日见有增无减。随着形势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，这样的作品也就有了颇为动听的名称，那就是现在大家已习惯称作的“法制文学”。

“法制文学”的名称是现实生活所给予的。既然社会生活中需要法制来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，调节人们之间的关系，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动；需要用法制来制裁和打击各种危害社会的不法行为；那末，以此项主题为内容的“法制文学”，便构成了它的存在的价值。在行为科学中，确认人的一切行为都出于自身的某项动机，人的内在的需求与欲望，促使着人作出某一行为，但这种行为的是否合理，却必须以是否符合社会利益给以衡量，或者加以约束。此种约束力的

准绳，在行为科学所得出的结论便是法制。法制调节和抑制着人的行为中的非法因素，为使人们通晓这一点，法制的宣传是社会生活中最紧迫的一项宣传，因为它涉及和关系到每一个人的行为。法制原则和法律知识尽管有现成的文件，然而它只能是人们行为准则的高度概括和总结，而“法制文学”的出现，是对五光十色的现实生活中的人的行为，作出难以忘怀的生动而具体的描写，“法制文学”在实际上是不断地给予了人们对法制精神的潜移默化的熏陶。

然而，“法制文学”只能是文学领域中的具有如上职能的一个品种，它与广义的和多元的文学相比，它只是固守于这一职能要求中去发扬其神采，才不失为“法制文学”的本色。但我们必须估计到，它的社会价值是宏丰的：在这里，社会生活中种种众生相将披露无遗，乖舛多变的世道人心，毫无掩饰的贪婪者的血口，伪善者的阴险的笑，凶残者的毒手，这一切社会沉渣的翻滚游动，构成的社会生活中矛盾面的特殊格局，都将纳入“法制文学”的视野。这种格局一时还不会完结，因为现实生活的进展带来了这一格局的长期性，只是它变幻无常，不断的带来新花样和新故事。因而也就规定了社会生活中这种正负因素冲突的必然性和长期性。这样，“法制文学”对描绘这一重大主题，始终是一个重要的任务。

“法制文学”写得好很不容易，写这类作品，应当有浓郁的和谐感和人情味，因为所写的对象是人们认识上的问题居多，用文学作品去解脱人们认识上的困惑和疑难，借此增

强法制观念，看来是写好这类作品的要旨。我们想，人们希望在“法制文学”中能多多出现这样的作品。

这个集子所收的，是近二年来“法制文学”中较有影响的作品，经过了编者的反复筛选并征求了各方意见编选而成。不敢说二年来的佳作已尽收于内，遗珠之憾仍可能不免，已收的作品也可能或有不当，希望读者们予以指正。

1986年11月

目 录

序言

洁 民 仰 民

手拿蜥蜴的女囚……………张泗琪(1)

《悲怆》的最后一个乐章……………李 迪(42)

浊流……………孙少山(206)

布达宫之迷……………高正文(288)

执法者……………刘 真 赵新业 宗 岱(328)

从V字底端向上的人……………周云发(365)

没有侦查权的行动……………张泗琪(399)

不流血的伤口……………胡 平(432)

释放令已签发……………张泗琪(461)

希望在哪里? ……………柯 岩(495)

手拿蜥蜴的女囚

张泗琪

“恐龙”一名，是英国学者于一九四二年创造的，拉丁文为Dinsanr，意为“恐怖的蜥蜴”。

1

.....

上面没有天，
下面没有地，
说黑亦非黑，
说亮亦非亮。

唐秋梅双脚蹬着风火轮，直溜溜地往前疾飞。

（哎，我咋有风火轮呢？这不是小人书上的那个红孩子才有吗？管它娘的，鬼知道。）

多惬意。

多舒服。

啊？妈的！

唐秋梅跌落进一个特大特深的雾渊。

（妈的，这是什么地方？）

天王说：

天地还没有开好，
还有四个铜铁球，
埋在天地间，
天成了那个样，
地成了这个样……

山是那么多，那么的高，那么的大，红彤彤，肉橙橙，就象刚从火山口蹦跶出来似的；一座、二座、三座……七座、十座……座座肩背依偎，雄伟多姿地昂头翘首，厮摩着水嫩嫩的天空。低凹处，一条绿带般的峡谷缠了几圈，情意绵绵地蜿蜒远去。两旁倾斜的岩壁、磐石、碎砾堆，长满了各式奇形怪状的树木。树冠衔着树冠，密得如毡如毡。张牙舞爪的树杈，盘根错节的根结，一古脑儿探身俯向绿莹莹的沟底，伸向那神秘莫测的深处。

山在沙沙响。

林在沙沙响。

一团黑影伸展过来，踩断了树枝，压伏了茅草。好家伙，是它呀——峨眉龙大哥来了。

（哎，盘古氏的恐龙咋有现代派的称呼呢？管它娘的，鬼知道，反正它大哥够格儿了，别的不说，光那骨子架，高

二米五，长十四米，怎么，吓死你啦！）

峨眉龙站在岩包上高喊。

喊什么？

喔，对了，今天大概是初九吧，是一年一度的恐龙盛会。

须臾，远方的多齿龙、晓龙，双双操起飞毛腿，匆匆赶来；近处的短小气龙凶猛蹿出洞穴，要说跑得快的还是长头狭鼻翼龙，撑开翅膀，呼呼啦啦从树梢滑翔飞降；喜欢戏水的蛇颈龙，也兴致勃勃地邀请邻居贝氏龟，上岸入席。

熊熊的篝火四周，大哥、二哥、三哥、四哥……手携手地跺脚狂呼：“天是我们的天，地是我们的地！”

（咋啦！这不是隆天的话吗？管它娘的，鬼知道。）

蓦地，一声巨响，天昏地暗，峡谷阴阴森森。

天没有光芒，

地没有亮点，

太阳落在地上，

月亮压在石板上。

唐秋梅只觉眼前金星四溅——她额头又一次撞在前排座位的后背沿上，痛疼使她猛地睁开眼皮。啊，是梦——又是那个梦。她身上的皮肉一阵松弛，悬起的心放下了。眼下，长途客车正在费劲地爬坡，发动机拼命地咬牙切齿，发出突突的声。窗外，雨丝攒动，一派朦胧。迎面一辆豪华型的小

客车，嘀地吹了声口哨，神气地擦边而过。

“妈的，连车也老于世故了。”

早憋足了气的长途客车被惹火了，猛地弹越过一个泥坑，把一滩泥水全溅到了豪华客车身上，一条条混浊的泥汤顺着茶色玻璃流淌下来，就象拉稀似的。

“活该！”

车上的旅客爆起一阵笑声。

人，就是容易得到满足，又是那么容易产生嫉妒。唐秋梅心头也掠过一阵快意，怪舒服的，就象六伏天喝上一杯冰镇柠檬汽水。她悄悄伸手抚摸了一下挨碰的额头，还好，虽然还隐隐作痛，但终归没有出现血包。“唐大姐，脸蛋一定要水灵点，要不你那位睡天一瞧就不来情绪。”不知怎么回事，她突然想起了同监苟妹仔的耳边话。前些日子，严亭凯监狱长搞了一个已婚改造人员心理调查表，给她发了一份，上面写着：‘你最想什么？你最怕什么？你……’废话，这用调查吗？我想出狱跟老公睡觉，我怕老公一脚踢开我，我……可是你们监狱能为我做些什么呢？谁知，一个月后，监区的喇叭破天荒地公布了一个通知：决定对改造人员实行探亲日奖励制，并对二十七名一贯表现好的犯人给了探亲假。妈呀呀！千金难买一日假，表现好的，猛加油，平时吊儿郎当的，后悔得肠子打了结。整个监区的同监，硬是中魔似的，没有了打架斗殴，没有了哭哭啼啼，没有了蒙头睡觉闹情绪，那个月份，每人还得了二十九块超产奖。

妈的，真有“严大哥”的！

昨天，唐秋梅接到探亲通知单后，自己心里简直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了，只觉得昏乎乎的弄不清东西南北，一种纯然的兴奋如酒精一样在血管里快速地奔流和挥发着。探亲，与老公见面，本来就是个激动人心的事儿，何况在监牢里能回家探亲！久别胜新婚，她已经三年多没有单独跟老公在一起了！

吃过饭，女监室象过节似的，簇围成一堆，帮她挑选衣服，介绍男人莫听的经验——什么什么绝招，什么什么秘诀，就连见面第一句说什么，也帮她想好了。当然，这里的权威还是苟妹仔，别看她根在农村，在监狱里还立了二次功，可臭美劲儿还是老挂在嘴上，（前一次，一位电影导演来监狱采景时，看了苟妹仔的化妆，惊叹地说：“论手艺满可以当个助理化妆师，可惜……”可惜个逮，妈的，鬼知道！）今天晚上，这位监室“助理化妆师”理所当然又贡献出她的“化妆新潮流”来了。

她在唐秋梅脸上涂了大半个时辰，最后还脸蛋贴脸蛋地说：“小唐，可惜你，（唉，连苟妹仔也来了个可惜，难道天底下那么多个可惜吗？）我是说，可惜这里条件不行，回家后，赶快买一两白果、十五个黑枣，浸入水中，第二天用浸出来的水洗脸，然后再把鸡蛋清涂在脸上，两分钟后洗去，这样坚持一个星期，暗疮皮肤就变得嫩滋滋的了，男人嘴巴就喜欢啃这个玩意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假不了，香港经验，还有，女人嘛，帅不帅站在十字

街头，算算有多少‘探照灯’就晓得了。”

唐秋梅感到脸上烫乎乎的，颧骨上浮起一片炽热的红晕。她情不自禁地用眼角的余光扫瞄了一下车上的旅客。嗨！真的有一对男人眼睛贴上来了，骚辣辣的，一眨也不眨。

唐秋梅稳住神又瞄了对方一眼，心里直泛酸水。臭黄花鱼，胆敢瞟起冰美人来，你算计我，不如我算计你合适。呸呸呸，额大鼻小，骚得流油。瞧你那双眼睛，够霉九辈子了！地道蛇眼，麻衣相法叫天偷悖义。黄花鱼，冰美人送你四句口诀：堪叹人心毒似蛇，眼红圆瞪露红纱，大奸大诈如虎狼，你长此眼不认爹和娘。

长途客车嘎地颠簸了一阵，驰过山尖碎石路，右转弯，一溜“之”字直插烟雾笼罩的山脚，凉飕飕的山风灌进车厢。唐秋梅丢掉了“黄花鱼”，紧紧身上衣裳，独自侧视着前方。一会儿，眼睛的视线被前排一对新婚夫妇勾引过去了。透过他俩依偎的肩头，她看见那个男的将手伸进盖着大衣的妻子的肚皮上，（够格儿的，大白天摸娘儿们）随即传来一阵阵轻轻私语：

“我猜是个男的。”

“不，是个女的。”

“男的。”

“女的。”

“不信，咱抛一盘硬币。”

“好，国徽是女的。”

“那麦穗是男的喔！”

男的掏出硬币轻轻往上一抛，接在手心内，展开一看，惊喜地叫了起来，“麦穗，是麦穗！”

“去去去，”女的嗔怒地碰了一下丈夫的肩头。“合适点，回家再说吧。”

回家？

我要回家了。

唐秋梅仿佛触到什么似的，倏地悚然一震，一股极强烈的悸痛泛上心头，又迅速地扩散到全身。她低下头，一绺头发无力地垂在前额，扑上香粉的淡红色脸颊忽然间堆满了灰青色的阴影，迷人的双眼皮疲倦地合了起来，遮住了眼睛的忧愁。

心事象钢錠死死地压着心房。

太沉重了。

沉重得快把奶峰压瘪挤裂，轰鸣不止的两耳，仿佛听到胸腔发出的一阵阵可怕的呜咽——女囚啊！你姓什么？！是弱者，是强者？是祸水，是美乳？想死，天国太虚幻；渴望生，现实又如此实在……她的心，象被蜂蛰虫咬着。理智、道德、需求、情欲、向往……一天、两天……一种从未有过的威胁，一种从未有过的痛苦，明晰地摆在她的面前，而且象走到十字路口上，迫切地要她去选择——要是走路就好了，走错了，顶多花点脚步劲，可这是人生的路，一个受过刑罚的女囚的人生之路啊！她再也不敢、再也不能、再也不容许走岔路了。

唐秋梅又象在监室那样，僵如石头地坐在车座上，一动也不动地埋着头，仿佛在寻找一个东西。

对，是一个东西。

四年前，唐秋梅入监后，心里堆满了死字。谁知，自杀的瞬间，遭到将要出狱的陈晓红阻止，并送了她一张照片——一个会哭的婴儿。随之，与同监们的接触，严监狱长多次的谈话，带强制性的学习、劳动……所有这些，使她思索，逼她反省，她冰冷的心房里萌出了生的欲望，而且特别特别的强烈。记不清是那个同监说的，临死前最想活，也最珍惜自己。唐秋梅想光明正大地出狱，要象陈晓红抱着情人那样——不，她有丈夫陆陞天，她比陈晓红长得漂亮，她是结过婚的，她要炫耀纤柔、婀娜的身姿，用自己少妇的魔力，伸出双手搂住丈夫，在同监们的眼皮底下，缠绵拥抱，象电影镜头那样，头碰头，鼻顶鼻，口对口，来一打百分之百标准的亲吻。

从此，悲哀的线条和绝望的大眼睛从她的脸庞上消失了。唐秋梅开始象其他同监那样，用黄豆粒计算刑期，开始注意起自己的体态。床头柜面多了一瓶单飞凤香水，多了一瓶美多净银耳珍珠霜，多了一本家庭日用大全。微微发红的头发梳弄得蓬蓬松松，白皙的颈脖裹进了刚刚用奖金购置的毛衫高领里，水儿一般的眼睛，荡漾起火样热烈的涟漪——一个成熟少妇的情愫。晚上，夜深人静时分，她开始编织未来——一个崭新、从未有过的梦。

她想。

她要。

渐渐地，枕头里的黄豆粒多了起来，一年过去了，两年过去了，转眼间，又迎来刑期的最后一个年头，准确地说，只有四个月，只有一百二十二天了。

她该高兴，她该兴奋。然而，生活并不是一块面团，一块泥巴，随人搓捏。生活有它的棱角，有它的规律，它又恰恰喜欢折磨人。有一天，不，值班日记上这样记载着：十三日，唐秋梅参加改造人员积极分子大会，严监狱长在她的日记上签字：

祝你幸福

她哭了。

放声大哭。

幸福？我这样能幸福吗？陡然，一个惊人的闪念掠过唐秋梅脑际，惊恐立刻侵袭了她，攫住了她。幸福？幸福？她那日思夜想的心中乐园象建在沙堆上，大水一冲，彻底倒塌了。是怪那个座谈会，是怪那个家属汇报会，是怪那个先进技术现场观摩，是怪那个改造人员积极分子大会，是怪那个严监狱长的签字，是怪那……是，都不是。

回到监室，晚上，唐秋梅躺在床上翻来复去，一夜没有合上眼。第二天出早操归来，同监傅天霞用手肘碰了碰她，低声问：“怎么回事，床板整夜在唱歌？”

唐秋梅惶惑地抬起头，有几分失态地说：“没……没有”

啊！”

“哄鬼，是不是你的那个甩包袱了？”

“没……没有。”

“他不爱你？”

“爱。”

“你不爱他？”

“爱。”

“哪……？”

“他、他……”

“他什么？”

“不，不知道。”唐秋梅骤时脸色变得煞白，牙齿咬住嘴唇，强行把心中的话咽回去，眼睛死死地盯着床头柜上一本翻开的法律丛书，丛书上有关刑罚的黑体字赫赫入目。

傅天霞疑惑不解地随着唐秋梅目光落在那法律丛书上。

一阵沉默。

苟妹仔推门而入，小声哼着小调：

削萝卜，削萝卜，

削个壮的是哥哥，

削个乖的是妹妹；

哥哥身上有妹妹，

妹妹身上有哥哥，

削萝卜，削萝卜，

……